

《府城風景畫卷貳—山海夢》以上古常民神話《山海經》中的「女媧」、「西王母」傳說為主軸。第一段【大荒西經—女媧娘娘開天闢土記】裡呈現女媧人首蛇身，搏土造人、煉石補天，終至氣力皆枯，血肉呼吸化做天地的一部分，而腸子化做十神人，十個神人守衛在道路中央，他們是女媧的腸子所化就，也是人類的開始。郭勁紅老師以其擅長之將意象轉化為身體身體美學，呈現出女媧初初誕生於亙古洪荒中的黑暗，天地渾沌，而後她拖著蛇尾煉五色石補天、最終倒下但仍眷戀著天地生靈，於是化做自然。

第二段為【海內北經—西王母瑤命皈盤歌】，西王母是中國最古老的女性神祇，後又稱為「王母」、「金母」或「瑤池金母」。據《山海經》記載，西王母其形象為「豹尾虎齒善嘯」半人半獸之神祇形象，並帶領著人面九頭虎身的「開明獸」以及「五色鳳凰」鎮守崑崙山。在台灣民間信仰裡，奉祀「瑤池金母」的母娘信仰系統一直是很興盛的一派，在傳說故事裡，西王母高居崑崙之巔，身邊僅有冰雪與鳳女為伴，但鳳女退盡羽衣，下凡歷劫打轉十萬八千年，西王母一直苦守在被弱水環繞的崑崙山上苦等龍子鳳女轉生歸來，根據傳說，遲遲等不到子女歸來的她面容蒼桑、滿頭華髮、衣著襤褸的搖著櫓擺渡在弱水上日日以淚洗面，一旦子女歸來，她將一轉身即穿著金碧輝煌華袍，滿頭白髮也立時轉烏黑，而面容也轉變為豐腴富麗。

此章將由雞屎藤藝術總監許春香老師以自身身為「母親」的內在，轉化為舞台上的「西王母」意象，來詮釋這位民間傳說裡的大地之母，以其積累多年的民族舞身段與沉潛的女性身體語彙，重新演現這個關於等待與重生的母親形象，此一段落中，雞屎藤邀請到前雲門舞集舞者王維銘老師演出神獸開明，伴隨在西王母身邊搖櫓渡水，一同等待鳳女們回歸之時。



↑《府城風景畫卷貳—山海夢》女媧十腸人劇照



↑郭勁紅在《府城風景畫卷貳—山海夢》中，以其純然的身體語彙演繹女媧。



↑藝術總監許春香（右）睽違三十年再次登上舞台，演繹苦等鳳女回歸的西王母，與前雲門舞者王維銘老師（左）飾演的開明獸有精采的呈現。

「西王母」與「女媧」這兩個神話也點出了這個製作的另一個主題—「母親」。過往雞屎藤的作品大多從女性視野來觀看台南過往，例如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汪俊彥討論雞屎藤舞作《府城浮世繪—春痕秋夢錄》時評論此舞作「以綺想重繪府城記憶，以無需被現代、男性或是身份所界定的女性身體重寫歷史，如果所謂『新民族』舞團，是對某種民族身體的有意識反省，那麼我猜想這個新民族的身體必然是陰性的。」（〈女性綺想的歷史再現《府城浮世繪—春痕秋夢錄》〉，表演藝術評論台，2014.5）而這次的製作同樣延續了過往作品的女性視野與女性身體語彙，以苦等龍子鳳女歸回而白頭的母親及撚河泥造人、補天而後將自身化為天地的兩種母親映照著府城從過往的衰頹到新生的今日。舊時府城由最初的荒蕪至貿易帶來繁華榮景，卻隨著行政中心的北移而使繁華掩盡，時至今日，府城生機重現，無論是過往的繁華衰頹或今日的生機勃勃，一直等在這塊土地上守候的，就是母親。雞屎藤以女媧及西王母的神話底蘊，與府城百年來的城市記憶結合，以最本然的身體與情感，期望呈現的是這個城市的過去與現在。

雞屎藤並以台南具悠久歷史的「水仙宮市場」為舞台視覺意象，舞台設計鄭雅黛蒐集了數十組老窗框，在舞台上將老窗框拼組為具老台南意象的古意舞台，半透明的窗框且在舞台上造成虛實之間的畫面美感，窗框也同時作為掌中戲偶出現時的戲台。



↑秀琴歌劇團米雪老師與周佑名掌中劇團於窗框後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的製作也有三種跨界類型的共同合作，首先是第一段【大荒西經—女媧娘娘開天闢土記】裡，正和軒民俗古樂團頭手鼓黃彰龍老師以現場擊鼓聲搭配郭勁紅老師的煉石補天，另外本製作的音樂與音效設計陳宣名老師亦在現場以效果器搭配郭進洪老師舞步創作出宇宙洪荒感的環境音效。另外，因為原定邀請之員林百果山新樂園掌中劇團老師吳逢春家逢變故，掌中戲偶操作改由周佑名掌中劇團團長周佑名負責，劇中南管唱曲部分則邀請了秀琴歌劇團導演米雪現場演唱，周佑名老師在【海內北經—西王母瑤命飯盤歌】一段裡，於老窗框後以古典掌中戲偶演繹西王母在開明獸相伴下苦等鳳女歸來的畫面，以戲偶對照舞台上舞者演出。而在劇中女媧成神、鳳女脫羽下凡、王母苦等鳳女歸來以及劇末王母的歡欣之段落，皆搭配了米雪老師唱功幽婉哀悽的歌仔戲南管曲目，如【艸艸雨】、【觀音得道】、【化蝶】等等，為這個製作的畫面加入了極富生命力的畫外音。



↑ 音樂與音效設計陳宣名（左）與正和軒民俗古樂團黃彰龍（右）於舞台側現場配樂